

“年”与春联

□ 马一军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过年了,腌制的腊肉、腊鱼、香肠,晾晒的豆皮、阴米、苕皮子,火红的春联、大红的灯笼、除夕的“福”字,把欢乐、祥和、美丽的中国年点缀得年味十足、氛围更浓。

那些年,在沃野千里的江汉平原农村,到处可见老先生忙着写春联、送货郎忙着做生意、裁缝师傅忙着缝新衣……还有拍渔鼓筒子、打三棒鼓、说书的、唱戏的民间艺人走村串户的为“年”助兴;舞狮子、玩龙灯、划采莲船、玩猴把戏、皮影戏的班子隔三差五地在村子里轮流上演,真可谓人山人海、好戏连台、场场精彩!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点点滴滴、满满的回忆,我们曾经拥有!

“年”,是吉祥、是幸福、是团圆的象征。过年,张灯结彩的春联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传统民俗,它既喜庆又雅致、既简洁又精美、既进入眼帘又沁人心脾。千百年来,像“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社会主义好比千年不老松,四化建设犹如万代幸福泉”“春风迎门楼高拔地起,改革开放腾飞中华魂”“百世岁月当代好,千古江山今朝新”“百花争艳同心共筑中国梦,万马奔腾山河锦绣新时代”……春联,蕴藏着不同年代特有的烙印,饱含着新时代浓浓的家国情怀。

写春联,感知“年”的气息。我的伯父马于璋大人是十里八乡为数不多的教书先生,他一手清秀的毛笔字人人称道。每次帮乡亲们写春联、换“家神”、写寿联,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打小就想学写毛笔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伯父的影响、熏陶和点拨下,悉心练笔终有成。这些年来,曾经过年时在村里、在学校、在军营、在驻村的地方,我书写的一幅幅春联让“家”更有了“年”的味道!

送春联,拉近“年”的距离。自2018年4月以来,我一直参与和见证着公安县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乡村振兴工作,在美丽的“三袁”故里,

我驻守的孟家溪镇南港村、埠河镇复兴场村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几年,每当普天同庆、辞旧迎新的时候,无论顶着风、冒着雨,还是迎着漫天飞舞的雪花,我都会很开心地将自己加班加点写好的春联和“福”字,一一送给我心心念念的曾经的贫困户,如今的脱贫户、监测户,特困供养户和部分一般农户手中。“年”近了,一副副春联、一个个“福”字,埋藏着一个小小的“微心愿”和一个个满含期待的祝福,一下子让我们的心更暖、情更浓、缘更深……

贴春联,彰显“年”的活力。这也是我最爱做的一件事情,因为贴春联是有讲究的,上联以仄声收尾、下联以平声收尾,而且一定要将上联贴在右边边,上下联平仄相对,一般下联都是用律句等。我一边贴春联一边教村里的乡亲们如何认定何为上联、何为下联;许多打工返乡的年轻人都说好有学问、好长知识,以文化人、文明乡风,那一刻我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

如今,在我所帮扶的文化底蕴深厚的复兴场“水清幽静闻鸟鸣,引渠人怀好风景;借问桃源今何在,北阡脚下复兴村”。要说春姑娘是春天的使者,那么春联传递的就是新年的祝福。楹联里的乡村,春联让辛勤劳作了一年的人们,在一元复始的时候感受万象更新、勃勃生机;春联作为“年”的符号之一,在新时代传播着向上向善的正能量,焕发出独有的魅力;春联是对五千年文明古国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让我们伴随平安、健康的中国年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起向未来!

冬日暖阳下,看着乡亲们门前火红的“春联”、大红的灯笼、红红的“中国结”,城里乡村还有龙灯、狮子、采莲船、荆河戏、五虾闹站……不禁为古人将赶走“年”这一种凶兽,采取放鞭炮、穿红衣服、敲锣打鼓、贴红对联等方式演变成过年的习俗点赞!

走过风霜雪雨,期待春暖花开。

年的断想

□ 方华敏

初识年,是在课文中。甲骨文字的“年”——刻着人负禾之形,意指农人背着谷物回家。老师教我:谷禾一岁一熟。“年”与“谷”周期相同,故曰:五谷皆熟唯有年。

世间万物皆有归属,就像春蛰伏于冬的深处,终将迈过季节的门槛随风而来,花开花落。告别旧岁,似乎不必说再见,不必说挽留。所有的收获和失去、欢笑和泪水,都于此时释然。

踏上故乡的土地,融融暖意扑面而来。方言的霸气藏有天长地久的热烈。满街的喜庆,铺天盖地的红,寓意满满幸福和美好。穿过小巷,捡拾的皆是旧时的痕迹。那些摆着斑花麻蛋卵、牙印长命锁的货摊,那些叠印各种花纹和图案的牙店,还有装有糖果、文具、小人书的柜台。

走进老屋,“爱心无尽,归家喜及辰”。然而那个笑眯眯向祖望,为我做出满桌佳肴着的父母不在了,那个把我捧在手心的祖父祖母也不在了。阳光挤进半开的门窗,低低的风声,就像他们轻轻的絮语,温暖的摩挲;或如亲切的指令,都在无言间传予了我。姊妹都以为他们去了天堂,惟独我知道她们还在人间。

时光容易把人抛。

儿时,我放鞭炮,迎财神,“小辮朝天红线扎,分明一只小荸荠”,蹦蹦跳跳迎新年。厅堂书桌上的台观墨香悠悠,母亲踏着二郎腿,嘴上叼着香烟,正给前来我家求“墨宝”的邻居书写春联。侧屋门楣挂着绣锦——祖母手绣的牡丹。大红底子粉色花,簇簇开在浅绿叶间。淡淡纹路暗处若现、明处若隐,掩不住的富贵。绣锦与灶堂的

火光相辉映,把厨房案板上排列的蒸菜照亮。那组白瓷兰花碗最惹人眼馋。碗底紧密地摆放着红皮扣肉,肉上覆盖层层淡黄色的米粉。待蒸熟上桌碗扣盘中,揭开就是金风玉露啊。肉底散溢的油彩,像打磨过的农家日月,润泽、明亮。

萧萧雪影,交织腊月最后时光。祖父将放置墙角的爬犁、锄头、风斗等贴上福字。院埂上凌寒的梅独自绽放,祖母悠悠穿行树下,剪一束梅枝,恭敬地插入瓷瓶,供奉家堂菩萨像前。再秉一对分岁烛,燃一柱檀香,双手合十,默念念叨:“天高日月悬,地厚生黄金”。如《旧约》里的老先知,颌首微笑,满是虔诚。

满屋灯笼亮起来,寓意地久天长。母亲拿出装有压岁钱的红包给我:“好好存着吧!”我开心地数着一张张崭新的毛票,心中的甜蜜不言而喻。祖母拿出她缝制的新衣服、新鞋子给我穿上,并摸着我的头说:“过年了,你又长大一岁”。

我的往事就这样永远寄存于老屋。父母、祖父母走向岁月深处,身影模糊,惟有往事不曾远离,心可有忆。

乡村的年,永远值得追逐。

时日渐明,春天的色彩渐浓,阵阵清风已将草木与稼禾轻轻唤醒,并染上绿的颜色。含苞的浅绿,恰是心间绿色旋律的物化。我为大地记述乡村的荣枯、风霜、雨雪,还有起伏的编年史而深深感动。它像一位长者,以一种无形的力量,一次次牵引归来,完成心灵的朝圣。

一怀绮梦君知否,心底花红又一年。

爱的传承

□ 冯寒雪

总有一种羁绊萦绕在心头,这是华夏民族特有的节日,春节,年,这象征团圆的词汇里包含了太多关于亲情的元素,对于我而言这元素最好的寄托,就是年夜饭中那一份美味的酸甜排骨。

年幼时的我,盼望春节,是因为在那物质并不富裕的年代里,阖家欢乐的日子中有着难得的美味;青年时期的我,盼望春节,是因为漂泊在外,对家的思念与日俱增,春节就是象征团圆的时刻;中年时期的我,期盼春节,是因为对世事已有些许洞悉,在充满温情的春节,更能看到亲情的温馨与家风的传承。

一如既往,年夜上,酸甜排骨是妈妈的拿手好菜。细腻的肉质伴随着咀嚼慢慢在味蕾炸开,酸与甜在口腔中发生奇妙的碰撞,味觉所产生的兴奋蔓延至全身,让人忍不住细细品味,这份适可而止的酸与恰到好处的甜,带给全家人最极致的美味体验。难得的团聚,让一年中不顺 moment 悄然散去,也许生活就是这样,酸酸甜甜,喜乐参半,才是生活本身的味道。全家团团圆圆,伴随着窗外的万家灯火,这是一年到头全家人共同的期盼,这是对全家人一年辛劳的最好抚慰,此刻是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光。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相比以往,不变的是桌上的美味。只是此刻,突然发现外婆的步伐相比往年,多了几分蹒跚,苍老的面容里似乎又多了几分憔悴,时光丝毫没有对这饱经风霜的老人网开一面,岁月的痕迹让我们晚

辈心中多了几分疼惜。一个家族的传承源于老人,发扬于壮年儿女,强盛于幼年子孙,这是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却也在时刻提醒我们晚辈要在生活中多去关爱他们。老人们的今天,就是父辈们的明天,更是自己的最终归属,让爱充满家庭每一处地方,是我们家风的传承。再看母亲,眼角的皱纹又多了几缕,相比去年,今天的她似乎变得更加苍老,这几年她接过了外婆的衣钵,渐渐成为了连接这个大家庭的纽带,孝敬父母,让他们安享晚年,这是她对父母的责任;对晚辈亲切的关怀,让我们儿女在爱里成为更好的自己,也让家的温馨和良好的家风传承下去。

如今,我把外婆与妈妈安顿在桌前,让她们品尝自己所创造的美味,当一家人真正在此刻团聚,年夜饭的气氛也逐渐步入高潮。长辈们的脸上泛起了微笑,听着他们讲述一年中的琐碎。在这顿饱含温情的年夜饭中,我深刻感受到:在不断生长的家族之树中,父辈们用不断的奋斗撑起了家族的枝干,外婆、母亲们用细腻的爱,为晚辈们长出了遮蔽烈日、大雨的枝叶,这样相辅相成,才有了如今充满温情的大家。

将爱延续,今日的母亲接过了外婆手中的使命,我在心底深处也清晰地知道:伴随时光的流逝,这份爱与责任,这份荣耀终有一天也会来到我的手中,珍惜这一过程,享受这一过程,让更好的自己不辜负使命,这就是我对家庭最好的承诺。

我们的节日·精神的家园



感恩·祈福

□ 赵少琳

我们感恩 在这新年的光线里彼此紧握 泪流满面
不用一句话 不用节日里的篝火和礼花

我们祈福 在这新年的拨节中举着火把 挂起灯笼
不用一句话 不用节日里的米酒和奶茶

大地上
我们感恩 用铿锵的肺脏
我们祈福 用有力的钟声

迎新年

□ 廉钢生

红红的太阳升起来
新的一天来了
新的一年来了
抖起精神
去踏上新的征程

红红的霞光照过来
带来了光明
带来了祥瑞
迎着春风
去播种希望的种子

红红的灯笼挂起来
送走了腊月
迎来了正月
看那满街的灯火
吉祥如意阖家团圆

红红的鸽哨响起来
驱散了邪毒
赶走了晦气
看那洋溢在脸上的笑容
健健康康迎新年

红红的腰鼓鼓起来
震响了云霄
震响了大地
欢歌笑语
响彻祖国大江南北

红红的丝带舞起来
舞红了山峦
舞红了黄土
霓虹闪烁
锦绣山河日新月异

红红的中国结扎起来
映红了清晨
映红了夕阳
凝聚力量
团团结结奔向美好的未来

新年辞

□ 孙斌

临江仙·腊月

瑞叶今宵上榜,琼妃花撒城乡。
江山寒夜化银装。
玉成天地样,冷处有梅黄。

村里腊香流淌,风吹笠影摇窗。
夕阳如醉散红光。
杯中丰收满,笑说下年祥。

清平乐·迎新年

窗花红漫,椒酒青瓷盏。
瓜果瑞香农院院,桌上鸡鱼蒜菹。
亲友把酒相擎,门前雪里同欢。
几处鞭声先起,春来天地安然。

除夕迎春,最忆是荆州

□ 吴大刚

站在金凤广场中央,仰望荆州城门宾阳楼,它古典、巍峨,城楼顶层精巧设计悬挂了四米见方的行楷“春”字,飘逸着春晚年味的芳香。古老的宾阳门城墙上,镶嵌着赵朴初题写的“荆州”匾额。整个宾阳门流光溢彩,美轮美奂!

在央视春晚荆州分会场护城河沿岸,一行行垂柳、一排排水杉,一棵棵银杏,一簇簇迎春,挂满万盏灯笼,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

护城河上,一艘艘古典式游船,灯火通明。刘备招亲画舫,古装古戏,锣鼓喧天。

狮头九孔东门桥,西连古城荆南路,东接沙市江津路,南担九龙柱台,北挑金凤广场。亮化工程将它点缀得仙景一般,平时这里就是旅游古荆州的必游之处,让人流连忘返!在桥北侧的整个桥身上,排列着五条喷水管,从20余米高处向前喷洒,抛向河里,东岸护坡栅栏亦排列5条喷水管向西喷洒,河中心两个20管喷泉一喷冲天,似彩虹、像瀑布,在各种霓虹的作用下,五光十色,精美绝伦!

从全国龙舟竞技场九龙洲、镇守荆州东门的九龙柱台和与之遥相呼应的金凤广场沿护城河向北,紧接明月湿地公园,它似玉带与古城墙相拥。

园中屈原广场上耸立的屈原雕像让人肃然起敬,园里精巧布局的求索桥、明月桥、望月桥、龙凤桥,各具古风。一座座九曲长廊,蜿蜒22平方公顷,恰到好处,让人平添曲径通幽之感。每到夏日,满园莲荷菱叶,奇花绿草满目,百鸟筑巢于园内湖中大小岛屿、湖堤之上的水杉之巅,时而翱翔,时而嬉闹,好一幅百鸟戏水图。千盏古灯笼,遍及全园大路小径。数万株上百种绿植,满园春色。树在水中长,水在林中荡,荆楚水色集一园,园林美景在月中。

央视春晚,除夕迎春,最忆是荆州!我遐思联翩,对荆州的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我漫步文王大道,穿越三千年,感受着厚重的历史。

禹划九州,始有荆州。在荆楚大

地上,自公元前689年始,楚国六朝34位帝王,其中有20位楚王在荆州城西北角五公里处的纪南城建都,是为郢都,历时411年。荆楚大地成就了楚国曾经的辉煌。东周时期楚国高等级贵族墓地——熊家冢被发现、发掘,全世界考古界誉之为罕见奇迹,人称“北有兵马俑,南有熊家冢”,当之无愧!然而,此时此刻,我似乎听到了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悲愤感叹“虽九死其犹未悔”,看到了他终带着“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遗恨投江汨罗;我仿佛环绕古城内外,历数荆州博物馆的林立总总。近20万件藏品,史前玉器、商周青铜器、越王剑、织绣品、楚秦汉简牍、漆木器、西汉古尸、开元观……世间独有。一座博物馆,半部古代史。从天下第一循吏孙叔敖到百万历首辅张居正,从荆州走出去的宰相达138位。然而,此刻我耳边犹如响起诗人曹松的呻吟:“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我仿佛听人话三国,说荆州,后半部三国,都围绕着荆州而展开。

那阵阵厮杀声犹在耳边,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在我脑海萦绕。是啊,刘备以得荆州而始,失荆州而终。这时我似乎听到了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千年一叹。

我驭金凤,神游荆州。瞰松滋,观流水,听酒仙吟唱“将船买酒白云边”;品石首笔架山鱼肚,享苏轼“粉蒸石首仍无骨”的美味。逛桃花岭人间仙境,赏范成大“档子花开石首来”的田园长诗;见洪湖浪打,野鸭成群,观监利水韵,子牙垂钓,隔江远眺岳阳楼;骑金凤溯江而上,巧遇江陵江面上一叶小舟迎面直下,听得诗仙仰天吟诵“千里江陵一日还”;过公安,寻孟溪,明代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创学流派“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金风随人意,飞临沙市岑河镇,仿佛看见寒诗人岑参正吟诵着“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人在西北,怀念荆州,情真意切,宛如昨日。古荆州灿烂,今日更辉煌!

号子声声粃香远

□ 戴军

说到记忆中的春节食品,最难忘的莫过于粃粃了。

上世纪70年代或更早生于农村的人,没有不记得粃粃的。在物质并不富裕的那个年代,粃粃是大众化的过年食品。每到冬季,家家户户户户粃粃的时候,村子里就开始流淌糯米的气味。一般来说,粃粃前,需要将上好的糯米用清水浸泡一个晚上,甚至更长的时间,直至糯米看上去晶莹剔透,洁白亮眼。第二天,将糯米捞出淘洗、滤干、沥净,连水装进饭甑后,盖上圆圆的木制锅盖,置于大灶的铁锅上,接着就在灶膛内支起木柴,猛火燃烧了。

粃粃讲究快、准、稳,这样糯米才能炸得均匀、瓷实,有韧性,做出来的粃粃才细腻、柔软、口感好。粃粃一般是四个人围着石臼各站一方,四根棍一按一扯,依次往返。随着杵的频率开始加快,力度开始加大,先前有节奏的按、压要逐渐变成猛烈的捅、捣!杵着杵着,原本饱满圆润的糯米被碾压成粉,直至成为一团纯白的云泥,如膏似脂,绵软柔韧,几根杵棒交错拉起的刹那,还会扯出细细的白丝,如一道道耀眼的光。

粃粃是个技术活,还是个力气活。当石臼内糯米牢牢黏住杵棍时,就有人开始满脸通红,气喘吁吁了。每到这时,便有人自告奋勇,接过杵棍,围着石臼走马灯一样边走边杵。为了更好地使力,不将棍子和糯米缠在一起,他们手中的棍子下得快,收得更快,大家一鼓作气,向着粃粃将熟的高潮阶段冲刺。

“搗粃粃,杵粃粃,一棍挨到一棍下,糯米搗的活团咕,做的粃粃圆溜咕,婆婆吃得笑哈哈,不把爹爹忘记咕……”这时,一阵号子声传来。杵粃粃时喊号子,一是保证动作协调,配合默契;二是可以鼓舞士气,活跃氛围。看到这熟悉的杵粃粃场景,我记忆的闸门一下打开,思绪从现实又被拉回从前。

依稀记得,儿时的冬天,哪家要杵粃粃了,左邻右舍都会过来帮忙。男

人们出力杵粃粃,女人们协助按粃粃,小孩们则屁颠屁颠地跟在大人身后,只为抢吃还没完全做好的粃粃。粃粃是有多种吃法的,除了煎、炸、煮、蒸,最有印象的吃法就是烤了。除夕夜,一家人围着火盆守岁,当火钎支在燃着的树兜旁,上面放一块硬梆梆、湿漉漉的粃粃时,会听到“嘎吱嘎吱”的声响,那是粃粃上的水气落到火堆的声音。起初,它的身体遇热后会变得软塌塌的,接着,就开始变得胀鼓鼓的。不用多久,向火的那一面就外焦里嫩,金黄金黄的。等一边烤熟后,得赶紧将另一面翻转过来。几次来回后,看到粃粃越撑越大,小孩子们就开始猴急似地催叫:“大点!大点!再大点!突然,“嘭”的一声,粃粃的肚皮炸开了。或是兴奋不已,或是受到惊吓,拿火钎的手一抖,粃粃掉了在灰堆里。孩子们这时会顾不上烫手,迅速从火盆中将粃粃抢出,在身上拍打几下后,便迫不及待地吃起来。这一口下去,顿觉口中的粃粃软糯拉丝,回味无穷,至今还是唇齿留香。想想那时候,烤完粃粃后,还不忘沿着粃粃的边缘,将鼓鼓的表皮有意挑破,只为伴随着粃粃的吱吱作响,看一股白气从粃粃肚内一溜烟似地钻出来,那感觉真是惬意无比,妙趣横生。

起!正在回忆期间,不知道谁一声大叫,只见四根棒子直插臼底,一团白光线地闪过,刚刚还在石臼内的糯米面团“啪”地一声,重重地落在了旁边的案板上。这时,围在案板周围的人争先恐后,掀起温热糯软的面团,拍的拍,捏的捏,揉的揉,不一会儿功夫,上百个成形的粃粃便齐刷刷地铺在了案板上。

“搗粃粃,杵粃粃,一棍挨到一棍下……”又一阵号子声传来,第二锅粃粃又开始杵了。如今,为了省事,杵粃粃的越来越少,机器打出的粃粃早已变得稀松平常。可我,依然怀念当年的粃粃,与其说是怀念当年粃粃的芬芳味道,不如说是怀念当年人与人之间的这份友善纯朴。因为号子声声,情义绵绵,粃香虽远,岁久弥珍。